



法 制 故 事 集

圈 套

法制故事集

圈套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福州

圈 套

敏华、金峰、浮云

*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4.5印张 73千字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5,040

书号: 10367·17 定价: 0.64元

目 录

圈套	敏华(1)
苦酒	敏华(8)
她为什么堕落	浮云(15)
魂归何处	浮云(28)
埋在地板下的尸骨	金峰(37)
持枪行凶案发生以后	金峰(51)
夜幕刚刚降临	敏华(64)
断线风筝	敏华(72)
红烛泪	敏华(81)
劫机犯的末日	金峰(90)
谁是凶手	金峰(103)
陷阱	敏华(115)
逝去的童话	敏华(122)
发生在甘蔗地里的奇案	金峰 敏华(129)

圈 套

敏 华

八十年代神州大地的影坛上，新秀踊跃，群星璀璨，令多少观众神为之夺。更有那些影迷便如群星拱月般地对影星们崇拜了起来。于是，一个离奇的，真假难分的故事，就在南方一个偏僻的小镇上应运而生了。

这是一个炎夏的中午，小镇上唯一的那座两层楼的百货商店里顾客稀少。化妆品柜上的女营业员小青正似睡非睡地倚在柜台上，手里翻着一本《大众电影》。她半眯着眼，端详着封面上那个光彩照人的电影女明星。

这时，一个身材魁巍、身着白底花格衬衫的男顾客，慢慢地踱到她柜前。这个顾客的目光不是扫描着橱窗寻找自己称心的东西，而是紧紧地盯着小青，然后压低声音神秘地接着说：“我经过‘目测’，认为你的条件基本上是合适的。”

小青开始被吓了一跳，揉揉眼睛一看，眼珠顿时

发亮起来：好一副潇洒的风姿呀！心里不禁荡起少女特有的羞怯和温情的涟漪。

“你刚才说什么‘目测’呀？”她有些茫然地问道。

“‘目测’就是用眼睛看，如外形长相合乎条件，就达到基本标准了，然后再经过短期的训练，就可以当演员了……”男顾客眼珠不转地停在小青红嫩的圆脸上认真地说。

天真无知的小青一听自己够得上当演员的条件，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兴奋地说：“我够当演员的条件吗？”

男顾客又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

“你是……”小青这时才想起应该问一问这位顾客是哪里来的。

“我从上海来。”男顾客说着，从黑色的小提包里掏出了一张盖有“上海电影制片厂”公章的介绍信，在小青眼前晃了晃。

“我是导演助理，这次到南方来，准备挑选有表演才华，相貌合格的女青年同志试镜头。成功的话还可以继续送电影学院演员系进修。”这位导演助理说着，滚碌碌的黑眼珠一直在小青天真的脸上，洁白的脖子上和丰满的胸脯上扫来扫去。

小青被盯得不好意思起来，脸上泛起红晕。喜悦

和羞怯交织在一起，她不由地紧张起来。绝不能错过这个天赐的良机，一股无形的力量催促她壮起胆子。

“你看我能行吗？”小青甜甜地问。

“你不仅相貌可以，而且口齿伶俐，吐音清楚，脸部表情也很丰富，很有潜力可挖。不过，当演员也要吃苦，你喜欢这项职业吗？”导演助理见小青有点着急了，便侃侃说道。

“喜欢！喜欢！我太喜欢当演员了。”小青一迭声地回答，顿了顿，又轻声地说，“你能帮助我，教我怎么当演员吗？”

“我完全可以帮助你，你是我这次挑选中的第一个。不过这次名额有限，怕有人竞争，你自己知道了就可以了，暂时先不要外传。否则竞争的人多起来，我就不好决定了。”导演助理不无神秘地在小青耳边嘀咕了几句，接着又从小提包里掏出一张表格来，递给小青。然后留下自己所在旅馆的房间号码就走了。

小青一直呆呆地站在柜台前面，目送这位导演助理的身影消失在大街的拐弯处。此刻她的心里，正象幸福的洪水开闸了，一浪高过一浪；谁说幸福就象天上的白云，悠悠而过，可望而不可及，今天我不就是伸手就摘取了一片吗？谁说运气来之不易？我此时不是垂手可得吗？小青俯下头朝柜台玻璃板下的梳妆镜里一照，更发感到自己容光焕发，青春照人！似在醉

乡，又如临梦境，真是如痴如迷！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她三步并作两步跑回家，匆匆拨了几口饭。然后又在全身镜子前花了二十分钟，就快地走到了大街上。南国的晚风是熏人的，它轻轻地撩起小青刘海上乌黑的短发，短发下面一张圆圆的脸庞，象绽放着的一朵绚丽的花朵。她此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旷神怡，仿佛两旁的行人也都向她投来韵羡的目光。她向旅馆走去，一路上步履轻盈，显得身材更加婀娜多姿。

小青象一阵轻风似地飘到了旅馆门口，一眼就瞧见二楼西侧的一个窗口上，那位导演助理正笑容满面地向她招手。

这是一间单人房间，小青姑娘羞涩涩地走了进去。导演助理一边热情地沏茶，一边问小青：“你把这件事告诉别人了？”小青回答：“没有，连我家里人都没告诉。”

导演助理的嘴角掠过一丝不易为人觉察的笑意。他招呼小青姑娘坐到床沿上喝茶，一边说：“对，这样就对了。好事就要保密，成功了让别人吓一跳。太早说漏了嘴，万一不成功，会被别人笑话。”

小青姑娘听了觉得也在理，认为导演助理想得周到，处处为自己着想，心中不无感激。

这时，导演助理走过去把门关上，摆出一副严肃

认真的神态说：“我白天对你只是目测一下，现在对身体各部位还要认真检查一下。”说着就要小青姑娘把外衣脱了。

大热天，姑娘身上的衣服已经穿得不能再少了，此时要脱掉一件进行“考核”，不免觉得有点那个。小青姑娘在一个陌生的男人面前，出自女性固有的本能，洁白的脸颊顿时象涂了一层厚厚的胭脂，迟疑不决。导演助理见状，凑近跟前规劝说：“大方一点，当演员思想就要彻底解放，要打破男女之间的界限。连衣服都不敢脱，以后如果叫你和男人扮演夫妻怎么办？这是一个当演员的起码知识，你不要错过时机，我考核完毕，就基本可以定了。”

小青姑娘听完害羞地背过脸去。终于，当演员的愿望战胜了羞耻心，她果断地脱了外衣和裙子……

导演助理马上过来“考核”，要小青姑娘按他的“辅导”表演各种形体动作。小青象一个模特儿那样，听任导演助理在她身上东摸摸西捏捏，心里却不由得“怦怦”乱跳。

“考核”完毕，导演助理又要小青姑娘和他配合当场表演几个小品。

小青姑娘虽然是个电影迷，但毕竟才初中毕业，且长期呆在一个小镇上，对如何拍电影更是一窍不通。此时说到要表演什么“小品”，也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

脑。

只见导演助理这时拿出一本笔记，在上面涂涂划划，说先由他写一段脚本，然后小青就凭他写的表演。不一会儿，“脚本”写好了。小青姑娘接过来一看，脸刷地红到脖子。原来，脚本上写的是：一对久别的恋人在异乡相见，什么“感情爆发”、什么“异常兴奋”，还有一系列动作：接吻，拥抱，在草地上打滚……小青姑娘简直不敢再看下去了。

还没等小青姑娘定下神来，导演助理喊了一声“开始”，他那粗壮的身体就向小青姑娘逼了过来。小青这时才有点害怕了，出于女性自己的本能，她双手护住胸脯，嘴唇颤动着：“我不干了，我不想当演员了，你不要过来……”然而，这位道貌岸然的导演助理此时却狞笑了一声，双目射出凶光，慢吞吞地说：“今天晚上，你一切都得听我的。”话刚说完，他就象野兽一般扑了过来……可怜的小青姑娘眼角沁出泪珠，却一声也不敢呼喊。

第二天早晨，小青姑娘悄悄拿出助理导演给她的“演员考核登记表”，想到自己已经付出了代价，就一定要当上演员。然而，可怕的事实打破了她的幻想：那位衣冠楚楚的“导演助理”被捕了。他根本不是什么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助理”，而是一个长期流窜诈骗，玩弄妇女的大流氓，大骗子。

这位“导演助理”在公安人员面前供述说：“我看到现在社会上有不少青年男女羡慕、向往电影演员这种职业，便假冒电影工作者到处行骗。这次到这个小镇，看到这位售货员长相不错，就打起坏主意，想不到她会这么快上钩了……”

无情的事实犹如带电的响雷，击碎了小青姑娘一出“演员”的美梦。她惊醒了，但已经失去了最可珍贵的。悔恨和羞辱抽打着她的每根神经，她的精神堡垒一夜间崩塌了。她跑到江边，呆若木鸡，不知道滚滚的江水是否能冲洗去留在自己身上的耻辱……江水荡涤着污垢向前流去，时而留下一个个神秘莫测的漩涡，好象是在倒映两岸生活激流中出现的一个个圈套。它，为了暴露一种鬼蜮伎俩，也为了重复一种无声的告诫……

苦 酒

敏 华

月上柳梢，长满碧树繁花的西湖公园成了恋人的世界。树荫下，石凳上，草丛中，倩影双双，情话絮絮，好一个桃园仙境。

这时，在公园一条僻静的小径上，一对青年男女正手挽手边走边谈。突然，一个人快速打两人身边经过，伸出右手一扬。只听见女青年“啊”的一声尖叫，双手捂着脸，瘫倒在地。男青年望着远逃的人，欲追又止；转身忙将受伤的女友搀扶到医院。受害者面部被硫酸三度烧伤，愈后难免在姑娘原来秀丽的脸庞上留下斑斑伤痕。

第二天上午，在公安局审讯室里站着一个脸色惨白、神情木然的男青年。他就是用卑鄙残忍的手段毁坏女青年面容的凶手，今年二十四岁，名字叫吴子虚。

这个惊人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们惊诧，慨叹，疑惑。吴子虚和受害姑娘刘琴不是前一段还是形影不离，情同兄妹吗？为什么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会干出

如此伤天害理的丑事呢？

看来，这一个悲剧故事还须从去年春天说起——

春天，B市某工厂新招了一批女工。在这批女工中有一位长得苗条俏丽、眉清目秀的姑娘，名叫刘琴。她的相貌，引起了厂里许多小伙子的爱慕。每当姑娘上下班从厂区大道上款款而来的时候，两侧总有一批行“注目礼”的队伍；每逢周末，在姑娘的口袋里总是塞着她自己也记不清是谁送的电影票或戏票。是啊，在这厂里男多女少比例失调的状况下，哪个小伙子不想“打主动仗”，捷足先登呢？况且，这的确是一个如花似玉的“翩翩嫦娥”。

哦，毕竟是“近月楼台先得月”。和刘琴同班组有一位“小师傅”吴子虚，对姑娘也是倾心神往。他利用“小师傅”的有利条件频频发出“进攻”，步步为营。

一个月明风清的夏夜，吴子虚邀姑娘到公园欣赏“夏夜音乐会”。在湖畔，这位情心萌动的小伙子温情脉脉地对刘琴说：“琴，我们交个朋友吧！”纯洁如水的姑娘听了莞尔一笑：“我们每天都在一起干活，大家不都是好朋友吗？”吴子虚看到姑娘不明白自己的意思，赶紧接着说：“我喜欢你，你愿意和我永远

在一起吗？”听了这突如其来的请求，刘琴的脸飞上了一朵红云。她低垂着头，双手拨动着衣角，不无羞涩地说：“我不知道”。

“我是真心真意爱你的。假如我欺骗了你，我就立即死了。”吴子虚态度坚决，表情恳切，说完还折断了身旁的一根树枝。

多情的姑娘含着激动的泪花捂住他的嘴，一股爱怜的感情冲击着心扉。她望着面前一张秀气而漂亮的脸，想着自己“小师傅”平日的热情，便含含蓄蓄地答应了下来。

从此，一对尚对爱情的真谛懵懵懂懂的男女青年，便深深地沉缅于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热恋之中。两个人都用自己青春的热情和忠贞的话语培育这棵刚刚出土的爱情之树。

不久，刘琴因患“流行性肝炎”住院了。在这期间，吴子虚更是情深意笃，倍加关怀；早晨送牛奶，晚上煮点心，把自己的工资、奖金也都贴补上去了。小伙子的真诚使姑娘感动不已，她躺在病床上，望着为自己日夜操劳而消瘦憔悴的吴子虚，眼眶不禁溢出了泪珠。她紧紧抓住吴子虚的手轻轻地说：“你是真心爱我的，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听了这些比蜜水还甜的话语，吴子虚感到无限的幸福和满足。他深信自己是爱情的幸运儿，刘琴姑娘对自己是忠贞不二的。

于是，吴子虚把自己满腔的爱，加倍地倾注到刘琴姑娘的身上，等待有一天尝到爱情酣醇的美酒。

二

并非每朵鲜花都象征着甜美的收获，有时爱情这棵树上会掉下苦涩的果实。正当这对恋人爱的小舟顺风飘荡的时候，前面出现了一块暗礁。

有一天，刘琴姑娘把自己交男朋友的事告诉了家里，没想到却遭到父母的反对。吴子虚知道了刘琴父母不同意这门亲事，心情异常沉重。但他和刘琴并未就此“散伙”，而是相爱更甚。

中秋节到了，吴子虚抱着很大的希望提着月饼和烟酒上刘琴家，想不到却被刘琴的母亲奚落了几句推了出来。回到家里，吴子虚心冷得象刚从冰窖里出来，心情闷闷不乐了好几天。

刘琴姑娘虽然对吴子虚还是一往情深，但她对自己的父母历来也是言从话依。有时碍于父母的面子，只好拒绝吴子虚的约会。吴子虚的心情一下子从幸福的云端坠进了痛苦的深渊。他开始拼命地干活，发狠地喝酒，想以此来摆脱爱情这只“桃红色的影子”。

在一段时间里，吴子虚发觉刘琴姑娘的神情有些异样，对自己远没有以前那样热情，甚至目光中还流露出冷淡和疑虑。吴子虚感到纳闷和伤心，想莫非姑

娘对自己的心也变了。他也曾经这样想过：吹就吹，我堂堂男子汉还怕找不到女朋友？可是，这一念头刚一产生，他就犹豫了，彷徨了，思想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他回想起他们当初热烈相爱的情景，想起姑娘在病床上真挚的话语，他坚信凭着自己灼热的心，必定会感化刘琴父母的心，他俩的爱情之火还会燃烧起来的。

吴子虚买了贵重的礼物，托了亲朋好友上刘家求情，礼物被挡回来了，得到的只是一些冷冰冰的话语。他想找刘琴认真地谈一谈，商量一下怎么办；可是刘琴一个星期以来也都回避着他，有时打个照面连个招呼都没有。时隔不久，姑娘近在咫尺竟给他写了一封信。他急切地拆开信封，只见一张方格纸上就寥寥几个字：“我父母嫌你是一个普通工人，我也无可奈何。我们从此分手吧。”

信纸掉在地上。吴子虚的心在颤抖，他难以相信，自己无比珍重的感情竟遭到如此轻易的抛弃；自己辛辛苦苦浇灌的爱情之花就这样被一种世俗的风暴折断了。一切的争取都无济于事，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从此，吴子虚陷入了极度痛苦的深渊，无力解脱。

三

吴子虚失恋了，他整天精神不振，夜不成眠。懊

丧、嫉恨郁集在他心中。不久，厂里有人告诉他：刘琴的家里给刘琴介绍了一个大学毕业生，还看见那个男的晚上到刘家邀刘琴看电影。有人还添油加醋地说，刘琴本来就是要想找一个干部的，跟吴子虚相好，纯粹是逢场作戏。吴子虚听了这冷嘲热讽，如火添油，更加气愤。一股嫉恨的毒火在他心底燃烧起来，烧得他头脑发狂：你刘琴竟敢耍我，我也要给你颜色看看！咱们情人不成成仇人！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的脑子里萌生了。

接连几天，吴子虚一直盯梢刘琴姑娘的行踪。那天傍晚，他听到传达室有人叫刘琴接电话，心想她可能今晚又有约会了，不觉妒火中烧。于是，他悄悄跟出去偷听了电话。

下班时，他用瓶子装满硫酸，藏在口袋里。然后骑自行车停在刘琴家远远的地方监视着。过了一会，他看到刘琴和一青年男子一起出来了，就远远地跟在后面，一直跟到西湖公园的小路上。当刘琴正和她新结识的男朋友手挽手走过来时，吴子虚猛地从后面冲到刘琴面前，将瓶中的硫酸全部泼洒在刘琴姑娘的脸上，制造了一起硫酸毁容恶性案件。

这位正当年华的青年人，在他狭隘的心胸里填满了落后的恋爱观，疯狂的复仇欲；而做为一个正直的人所必需的法制观念、道德水准，却丢得干干净净。就在